

藍天翱翔捍衛領空

——追思戚棣華教官

· 江天錚 ·

航管重訓提升飛安



戚棣華教官執行任務後，與F-100A座機合影。

民國一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十三分，我國近代航空史專家王立楨在個人臉書貼文：「老兵不死，他們只是逐漸凋零……」筆者內心無限感觸。服役空軍二十七載的戚棣華教官，雖然應以空軍備受尊敬的「老師」稱呼，但相信山東籍的戚老師，仍以四川鄉音稱呼教官更為習慣。他在民國二十二年出生於山東省威海市，為明朝抗金名將戚繼光之後，因深痛抗日敵偽統治下生活，以不足十二歲年齡，考取空軍幼校六期，於民國四十年畢業，體檢因心跳過快而分發

至通信學校，於民國四十二年畢業任少尉通信官。某一日，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視察，知悉戚教官同為老鄉，便以山東官話問道：「還想不想飛行？」戚教官回答：「航空報國為民所願！」，後經體檢及格後，特准進入空軍官校三十七期，民國四十五年畢業後，分發空軍四大隊少尉飛行官，駕駛F-100A超級軍刀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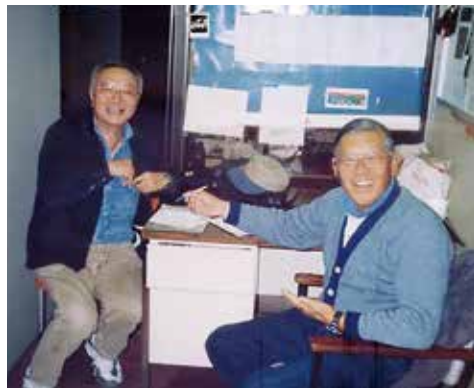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六十年戚教官調任空軍總部作戰署作戰參謀官，負責雷虎小組在臺北慶祝蔣公華誕特技表演事宜，他在十月三十一日提前到中興大橋臨時指揮所坐鎮，由於氣象報告顯示雲量較多，他目視觀察後，認為天氣條件確實不適合低空飛行表演，立即將狀況向上級報告，建議取消任務，惟因有關蔣公華誕表演，難以輕言取消，表演仍按原定計畫進行，直到最後一個項目「炸彈開花」，本應是向上散開，但因雲幕太低改為向下開花，四號機改出時高度太低，不幸撞上高壓電塔失事，飛行員羅宏新罹難，戚教官對自己未能挽救這場災難，內心深

感遺憾。戚教官於民國六十二年服務空軍滿二十七年（併計空軍幼校、通校及官校），由於民航局不斷向空軍求才，他配合退役轉調民航局飛航標準組，擔任人員檢定科科长，負責全國航空人員之考驗、檢定、給證、登記及標準研定，並執行航空人員專業訓練督導、專業技術人員訓練計畫等相關事項規劃、督導等事宜。

戚教官初任科長時，越戰正在進行中，東南亞地區民生補給均仰賴空運，遂有大批小型航空公司提供服務，急需空勤人員，我國空軍退役空勤人員雖欲前往應徵，但缺乏鑑定證件，乃請求民航局協助，戚教官奉命親自前往寮、越兩國，替我空軍退役同仁核發鑑定證明，使他們順利得到工作，造福退役之飛行同仁。

管制員全盤篩選

民國六十一年美援中止後，美國航空總署（FAA）派駐民航局的顧問也隨時終止，但局長毛瀛初將軍則以國家經費維持聘請FAA的航管顧問，一般顧問雖然也相當盡職，惟Milton Siros主動建議毛局長改革飛航管制，提出達到美國標準的構想，先以模擬實作測驗所有管制員，不合格者另調職務（如調任航空站航務員），合格者重新訓練後繼續擔任原職，



筆者（圖左）與戚棣華教官（圖右）準備飛行前，由戚教官親自詳細解說注意事項。

並責成戚科長策辦本案。

王照學長（後任桃園機場近場管制塔臺臺長、航訓所所長）與筆者「不幸」被戚科長選為負責出題及評分的模擬測驗，我們兩人向毛局長堅決推辭「砍殺同僚」，獲准僅負責出題及測驗時擔任空中駕駛員／地面管制員之角色，戚棣華則全程在場監督。某日戚科長親自駕駛B-125飛航測試機，載我倆飛往高雄測試管制員，方見此DO-28為後三點、主輪固定在雙引擎在下方。此機含駕駛員原應為十人座，而最後兩個座位未安裝，地板上有約直徑一公尺之圓形艙門，以便架設可拆式飛航測試儀器。

側風跑道的威力

在高雄機場進場時，這條日本人建造，專為訓練側風起降的○九／

二七跑道，當日正顯側風之威力，DO-28側身下降，稍有變動升降舵即發出主翼面升或降迎風的「蓬」一聲，最終因側風超過起降標準無法降落，戚科長當機立斷說：「我們就以低空通過（Low pass），測驗塔臺管制員的實作與陸空通話。」每位管制員均需管制一圈航線飛行，這是筆者一生以來，首次以管制員坐在飛機上，被「整」最多次的Go Around（重飛）！筆者這輩子只做過一種行業，就是坐鎮地面服務天上的飛機，自嘲「會管不會飛的航空人員」，為免終生遺憾，內心想著「總得自己學會飛行吧！」其後，戚教官移民至美國聖荷西市，在附近Palo Alto機場飛行俱樂部擔任飛行教練，此時我想學飛、第一人選當然非戚教官莫屬，於是利用公差、休假多趟在美拜師學飛。

放單飛？

戚教官大膽心細為我帶飛近十個小時，有一天照例飛越舊金山灣區東岸，在Tracy Airport落地放水、加油，並在小航務室暢飲免費咖啡，戚教官突然對我說：「小江、你飛行也有近十小時了，我放你單飛，如何？」這下子可把我嚇倒了，未加思索地回答：「航管通話都不會，怎麼單飛？」大概是學飛前曾「照會」教官

：「我只為體驗飛行，航管通話也麻煩教官了。」正中一句話：「換了位置就像換腦袋？」戚教官不慌不忙地說：「沒關係，這個機場就是沒有塔臺，任你安心飛個小航線就及格啦！」我還是說：「算了，算了！以後再說。」就此師徒二人在沒有壓力下，有機會就由他放任我自由翱翔，直至他退休，還陪我找其他教官帶飛。一念之差，此生少了一張飛行執照事小、永遠恐無機會獨步長空矣！

嚮往飛行

筆者自幼嚮往飛行，空軍幼校在臺復校年齡已超過，高二下學期，曾至臺北招生辦事處體檢（報考空軍官校），第一關視力檢查，在單眼看檢查箱的小洞時，醫官問：「缺口在那個方向」？我這回答：「那有缺口？」方知自己有近視，就此斷送進入官校之大門！但是我的職業生涯結交許多空軍朋友，戚教官的離去，就是幼校六期、擔任少校飛行官及南星二號計畫C-123B機隊作戰官、越戰時期甘冒生命危險深入敵境執行任務，功成名就後轉入中華航空公司擔任B-727、B-707、B-747機長的陳典聰教官告知，此話「擲空有聲」，印證王立禎先生所言：「老兵不死，他們只是逐漸凋零……」。